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董云平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
龙江头条新闻
App
文频道·妙赏专栏



东极游记

□文/水心 摄/程光达

在参观了饶河四排的赫哲族风情园后，我们一行驱车赶往“日出之城”抚远，准备翌日清晨去东极广场看日出。快到抚远市区时，我们竟不期然地与夕阳撞了个满怀，意外地欣赏了美轮美奂的抚远落日。

当车子行驶到前锋农场时，太阳就已经在缓缓西垂。虽然舟车劳顿，但我却瞪大双眼，瞳孔中满是惊喜，仿佛要把眼前这稻菽千重的平原和余晖脉脉的红日镌刻在心底。三江平原一望无际，就像东北汉子那坦荡无垠的胸怀。我想此刻如果从高空俯瞰，定是这样一番景象：平坦的大地就像一幅用金黄和苍绿颜料渲染、涂抹成的水彩画，清澈的河水宛如湛蓝色的丝带蜿蜒曲折，广袤的湿地在稻秆和荻蒿间泛着银光，高速公路犹如一条点缀着黄白色线条的黑缎带，我们乘坐的车子就像一只甲壳虫在黑缎带上踽踽独行。从车窗向外望，大地被一片平整、沉甸甸的黄绿相间的庄稼所覆盖，远望一马平川，近观风情万种。只见那金黄的稻穗摇曳多姿，秋风吹过，金色的麦浪在原野上翻涌起伏，仿佛大地将脉动一波波传递过来。在平坦舒展的地平线上，有一团火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沉坠，似乎一个被大地磁力用力吸拽着的铁球，不管它愿不愿意，都抵挡不了大地那执着的牵引和温暖的怀抱。

不知不觉间，车子已经下了高速，三江

平原千里沃野，丰收在望。这里不见“大漠孤烟直”的凄凉和孤寂，唯有“长河落日圆”的瑰丽和壮美。我当时想，“长河”要是换成“沃野”就更贴近眼前的景致了。且慢，“长河”这不是来了嘛。只见左侧车窗外竟然闪现一条银色丝带，那不正是“长河”吗！“黑龙江！”不知谁惊呼了一声（实际是黑龙江支流汤江），大家不约而同望向窗外。此时正值夕阳西下，太阳的下缘马上就要触碰到地平线。开车的朋友默契地把车停靠在路边，我们几个不由分说地跳下车，肃然伫立，虔诚地目送那迟暮的夕阳。

红彤彤的落日染红了西边的苍穹，但同时它也被一缕缕云彩分隔成一条条光带。尽管遭到云彩的禁锢，夕阳仍倔强地将余晖从云缝中投射出来，就像给云层镶了一道金边，颇有一种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韵致；其又好似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洒了一把金屑，真个是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呀。此时，远处翱翔的白鹭不禁让我想起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而江上的孤舟又将古笨曲《渔舟唱晚》送入我的耳畔。望着水天一色和孤帆远影，朦胧间，我一边想象着赫哲人划着桦皮船捕鱼的场景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哼唱起《马苏里船歌》：赫哲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舱……

随着落日渐渐被地平线吞噬，西边的

天空也由金色的红霞变成一整片酡红。而当太阳的光芒一点点隐没时，它竟在最后一刻猛地爆出一瞬光彩，然后毅然决然地投入大地的怀抱，与大地母亲来了个炽烈拥抱。那一缕缕被镶了金边的云霞也随之变了颜色，随着金黄镶边的逐渐暗淡，深蓝和墨黑开始收复失地，最终将整个苍穹完全吞并，夜幕也降临到了祖国的北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迟子建在《萨兰图落日》中的一段生动描写：“北方荒原的落日，无论冬夏，总是带着股凌厉的气势，它沉沦的时候，不是低头蔫脑、无精打采的。它大概知道那是它在人间最后的舞蹈了，所以把通身的光华都爆发出来了，落得朝气蓬勃、激昂澎湃的，带着一股豪情，欣然与黑暗赴约！”

第二天，我们天不亮就赶到东极广场，迎接祖国的第一缕曙光。在东极看日出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东方那一抹鱼肚白。朝阳在正式露面前，先以天边泛白来热身，随后蓝黑色的云彩也逐渐褪去暗夜的沉郁和宿醉的幽怨，变得透亮明快起来。当阳光给云彩镶上第一缕金边时，今天的主角——太阳就要登场了。果然，随着时针一分一秒的推移，天边越发明媚光亮起来，那一缕缕云彩已经被朝阳所渲染，成了一道道金色彩带。蓦地，金色的太阳露出了小脑瓜壳儿，晃耀着天宇。慢慢地，那金色的脑壳逐

渐升腾变大，成了一个倒扣着的金碗，再由金碗变成一个倒悬着的金钟。啊呀，金碗怎么被拉长成了金钟？太阳怎么也不圆溜溜的了？叠加水面上的旭日倒影，远远望去，那初升的太阳还真像是作家刘兆林笔下的“火柱”。刘兆林在《再去东极迎日出》中，曾以“江里映出一根通红通红的火柱”和“江中倒映出一根红彤彤的火柱”来描摹他两次观看抚远日出时的景象。此刻我才明白，原来作家笔下的“火柱”就是我看到的那太阳即将跃升前的倒挂金钟与江中倒影的合体啊。

猛然间，太阳一下子跃出了地平线，那情景仿佛婴儿成功从母体中分娩出来一般。随着一个圆润光明的火球跳出水面，生机勃勃的一天在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（东极正处在祖国“雄鸡”版图的鸡冠尖）中拉开了序幕。霎时，朝阳普照整个东极广场（也称太阳广场），那顶部托举一个金色圆球（寓意太阳）的巨大“东”字造型在晨光中熠熠生辉，81米高的东极宝塔通体沐浴在朝霞中，傲立江边，势如涌出，巍峨高耸，直指苍穹，尽显塔镇江天的雄浑气势。

岁月在太阳东升西落间不舍昼夜地飞逝，文明在人们踔厉奋进中薪火相传地延续。我迷恋抚远的落日，也钟爱东极的日出。

麒麟山之旅

□文/于新鸿 摄/马广祥

麒麟山，位于黑龙江省鸡东县兴农镇的西侧，距鸡西市约四十二公里，以其独特的地貌和秀美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。自2016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以来，麒麟山便享有“北国小黄山”的美誉。

登临麒麟山，巍峨的山体，如同巨龙蜿蜒而上，直入云霄。山脉自北向南延伸，山势起伏，仿佛一只栩栩如生的麒麟横卧于天地之间。北端的山峰犹如麒麟的头颅，高昂而威严，似在俯视大地；中段的山脊起伏不定，宛如麒麟的腰身，婉约而灵动；南端的山脚则如麒麟的尾巴，收敛而不失雄伟，整个山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。

麒麟山不仅以其雄伟壮丽的山体著称，山脉因其形如麒麟而得名。

在景区的“登山揽胜区”，位于麒麟湖以东的山峰之间，远眺之下，山岭如同一道绿色的屏障，隔绝了悬崖峭壁，气势如虹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登上望月亭，俯瞰半山腰的景致，山川湖泊尽收眼底。在峭壁之上的云中栈道，宛如通往天际的阶梯。站在栈道上，四周云雾缭绕，仿佛置身于仙境梦幻之中。偶尔，山谷中会出现奇异的柱状晨雾，立于水天之间，给人以神秘之感，这便是著名的天官观奇香景。

漫步在这“大森林氧吧”中，深吸一口气，清新的空气顿时让人精神焕发，仿佛洗净了尘世的喧嚣，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祥和。接近山顶时，巨石突兀而起，石上布满了苔藓花，点缀着这片粗犷的自然景观。松林密布，古松粗壮，枝干如苍龙盘旋，枝叶苍劲挺拔。其中，两棵古松交织成“口”字，仿佛天工造物，令人惊叹不已。

观景台，也被称为点将台，是麒麟山的最高峰，海拔555米，是俯瞰全景的最佳地点。在这里，可以一览完整的麒麟山形象，幽静的麒麟湖，以及变幻莫测的云海，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，壮丽景色尽收眼底。耳边风声呼啸，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雄壮与美丽。迎宾松树冠如伞，枝干向阳伸展，仿佛在欢迎每一位来访的客人。这片区域奇石嶙峋，山势险峻，松林葱郁，素有“小黄山”之称，景致独特。

一路上，还可以观赏到麒麟送福、卧佛拜天、骆驼峰等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。下山的步道上，同样不乏美景，一线天的奇峰高耸入云，红枫谷中仿佛在等待着秋日的红叶盛宴。



麒麟山景观。

唯美绥芬河

□文/摄 姚继丽

我的家乡，毗邻俄罗斯的国境商都、口岸边陲的一座小城——绥芬河。较北方而言，南方的气温一直较高。在南方旅游的游客，常常是一片片“湿地”不规则地印在人们的前襟后背上，行者一脸倦容，坐在商铺门前的老者一只手不停歇地拭着脸上滚落的汗，一只手摇着蒲扇，裤腿卷起及膝，裸露的肩上搭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，萎靡地坐在那儿。树木的枝叶卷起边角，少了往日的活力。而进入秋天以后北方的大地，便悄然披上一袭隐形的凉衣。

一枚鹅黄在晨曦微露中，一点点疏散，渐渐有了层次，它不温不燥温柔地晕染在小城的山野、天长山湖、白桦林湿地及小城的街巷。蔚蓝的滤镜，天空如洗。在家乡的白昼里，凉快如山涧的清泉，流淌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，仿佛空气都透透一种淡淡的舒爽。

华灯初上，鹅黄慢慢褪尽。天空由暖色渐变冷调的青蓝，藏匿时，星辰便挂上夜空，小城被一种清凉包裹般的安静、恬然。忙碌到夜晚的小城人，享受这一刻入骨的清爽和惬意，已然成为一种常态。

四季分明，小城带给你的是温润舒适，那么距市区九公里外的天长山湖，便是为你全身沁入冰爽所做的一种“SPA”。

沉寂一夜寒凉的天长湖，在微明中缓缓释放。晨雾氤氲的湖面，为静谧的水域蒙上一层神秘的轻纱，微风拂湖水特有的清冽划过水面每一络肌肤，仿若山谷清澈的泉水在轻吻、细语；走近湖面，雨丝状的雾气扑面而来，岸上的沙石裸露被露水打湿过的印痕，光着脚丫踩上去，即使沙感绵软，一股由脚心漫射至身体的透心凉传遍全身，我的身体不自觉地缩了一下。当阳光褪去轻纱倾泻于湖面时，泛着光影的水面如碎银般在颤动。湖岸上几位垂钓者，将紧抱身体的双手才松下下来，定睛地看着湖面。

环抱天长湖四周的绿荫，映染在清澈的湖面。一叶小舟泛起轻盈的水花，偶尔会看到一两只或整齐队列的黑天鹅，它们昂起颈，羽毛黑亮，脚爪划着清凉的水，悠然地在湖上嬉戏。它们犹如自由的灵魂，用清亮的高音为寂寥的天长湖带来一丝灵动和点缀。

夜色微澜的天长湖，倒映着清冷的月光。空气中弥漫着水汽和花草植被的清香。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渐渐朦胧，嵌于墨蓝背景中，凝重而深邃。白日的喧嚣与微热此刻得以驱散。时而传来的几声蝉鸣，为静谧的湖水又徒增一份悠然和薄凉。

临近天长湖北侧，是一处葱郁茂盛的白桦林湿地。这里的清幽宁静屏蔽了纷杂与温热，风翻卷着绿浪，银白直挺苍蓝，明朗色调成为小城夏日避暑观赏的仙境。

当光线透过叶隙洒下斑驳，仿佛坠落的星辰闪烁的光泽，清亮而不失柔和，每一束光，装点着白桦的梦，每一滴露珠，蕴含着夏季的清新生机。

夜间，白桦林湿地清澈透底的潺潺溪水，与蛙声蝉鸣交织成一首欢快的夏日畅享曲，回旋在寂



天长湖。

静的山野中，久久不息。
小城夏季均为23摄氏度左右的温度，秋季更为凉爽。近年引南北游客如潮涌来。日月湖、天长山、中俄自驾营地等，各处停车场排满了醒目的房车，时而会看到房车横梁架子上晾晒的衣物。夜晚的凉爽惬意，吹着空调都难以入睡，而这里的夜晚必须盖被子。真是一个避暑胜地啊！我和老伴喜欢上这座凉爽安静、风格别致的小城。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这里度假了。说句玩笑话，不时朝老伴深情地抛媚眼一笑，那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近十岁的大姐，一脸幸福的样子。

落日西沉，我们告辞后，老人轻松谈笑的话语，时时萦绕在耳边，令我感动。看到我的家乡为他们晚年生活寻到一处心灵的港湾，提供诸多愉悦和安宁而慰藉，作为小城的一份子，一种自豪感自心底涌起。

绥芬河，如一首清丽的小诗，在天长山绿荫的湖畔流淌，在日月湖霓虹的水幕上放歌，在静谧的白桦林间遐思百转。

绥芬河像一块润泽的玉，冬养夏凉，滋养一方水土八万人。她，又仿佛一条连接南北的神奇丝带，跨越地域界限，融合文化精髓，将北疆的豪迈与南国的细腻交织成一幅瑰丽画卷，继续于清凉的风，夏日的梦中。

太平沟印象

□王烟

自牡丹江出发，上牡海城际公路，一路向西，至海长公路。

这一路，是稻菽，是人烟。一方方稻田碧如翡翠，林立的玉米已经秀穗。之前一场场伏雨打下的底，正在夏末的阳光下蒸腾着水汽，吸饱了水的庄稼抓住这北方一年最后的好时光，奋力生长，日渐成熟。

车上了海长公路，继续向西，风物渐渐不同。山峦开始有势连绵，植被愈加茂密，人烟渐稀，偶尔一小簇房子随意撒落于群山之间。然后就看到奔腾的河流，在路两边甩过来甩过去。河水丰沛宽阔，这就是这片黑土地上很重要的母亲河——海浪河了。在河流的指引下，我们进了大海林林业局所在地长汀镇。穿过繁华的镇子继续西行，我们这辆载着十个人的面包车，便如飞鸟投林般地向群山深处。

到达一处山间平坦地界，一处古朴大气的山门提醒我们，这就是此行的目的地，毗邻“中国雪乡”仅30公里的大海林林业局太平沟原始林风景区。

绕过建筑，进入山口，是一条向谷内纵深的平坦柏油窄路，路两边开满了金灿灿的金光菊，中间夹杂各色不知名野花。忽然就看见了蝴蝶！不是一只两只，而是一路，是成百上千的蝴蝶！最多的是那种白色的小蝴蝶，成双成对上下翻飞。就在它们中间，通体黑色闪着蓝绿荧光的大凤蝶来回穿梭曳曳生姿。偶尔有红黑花色蝴蝶点缀其间。它们在路上，在山谷间围着翅膀，翩跹起舞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围着花，绕着人，一时间似梦非梦，恍惚迷离。

穿过金光菊与蝴蝶织就的梦境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进了大山的腹地。

下了车，第一件事就是忍不住深呼吸，再呼吸。当沁凉湿润的空气毫无阻碍深入肺腑，但觉暑意顿消，身心如洗，抒怀惬意。后来得知，这里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两万七千多个，雨后甚至可达八万多个。“天然氧吧”之誉果然名不虚传。

放眼望去，山沟两侧群峦叠嶂，绵延向远方云雾深处，渺渺不见尽头。中间河

谷，满沟满谷的巨石挡不住流水湍急向前，溅起白浪与碎玉，摧枯拉朽，奋不顾身。初始，你会以为这山谷中是寂静的，可是当你静下来，才发觉因为声音太过巨大，所以人竟不觉。水声如雷霆，充斥着整个山谷；水声如战鼓，金戈铁马般夹杂其中，在天地间回响。如果风起，又有松涛阵阵，一浪一浪向远空蔓延，经久不息。

两侧大山，足侧河谷，栈道蜿蜒延伸于古老的树林中，林下多的是肥硕的蕨类植物，这种远古化石类植物，使其间更显幽深神秘。这里最多的树种就是红松了，树龄几百年的巨树触手可及，间或可见几人合围的千年古松矗立其中。它们生长期很短，只在每年的5月到9月才可生长细细的一道年轮，其他月份则因为气候原因停止生长，因此木质细密，棵棵栋梁。

抚摸着这一棵棵古老的树木，触手粗粝温暖。悄悄侧耳贴上去，仿佛听见千年光阴在它们的身体内呼啸回响。人世千年，朝代更迭，多少尘与土，而这里，只见云烟舒卷。不禁痴在当下，万千话语塞胸中，又觉空空如也。

木栈道由厚实的松木方铺就，可容两三人并行，两侧护栏及腰。人被约束在栈道中，不由得觉得，只有这方寸之地才是属于人类为自己硬挤出来的安身之所。而待人去后，那些隐藏在密林之后的主宰者们就会悄悄登临。或者是一只虎豹，或者是一匹马鹿，一头棕熊，乃或一条蜿蜒的蛇虫。它们静悄悄出现，或窈窕，或警惕，或悠然，或扑击。它们或昼伏，或夜出，生生不息。它们与山峦起伏，与流水澎湃。它们允许人类偶尔穿行其中，只因灵性不寐，宁愿各不相扰。所以，在这幽凉之地，并无恐惧，只是会不由得像那个贸然闯入者一样，心生敬畏，恭敬有礼。

我知道，当我们转身，投入万丈红尘之中，它们定会出现，立于千年古木之下，望向我们的归路。

是的，它们是这里的神灵，而这里，是它们的疆土。我们是，过客。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

大海林林业局太平沟原始林风景区。